

第一次嘉獎

(蘇聯)安東諾夫等著

安東諾夫等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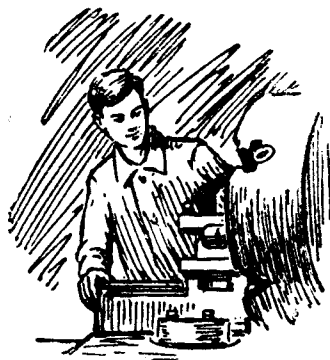
版社

出版社

第一次嘉獎

(蘇聯) 安東諾夫等著

清 河 譯



時 代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С. Антонов и др.

ПЕРВАЯ БЛАГОДАРНОСТЬ

Трудрезерв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3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十二個短篇：「第一個職務」、「到了月底」、「莫斯科的天空」、「在七個勇士那裏」、「最重要的事情」、「最後的風暴」、「教訓」、「第一次嘉獎」、「貢獻」、「徵詢」、「嚴重警告」和「我們的天空」。作者安東諾夫、波列依伏、古里阿等，大多係知名作家。各篇均以社會主義工業建設為題材，刻劃了先進工人的形象，其中有初出學校的女工程師，有善於培養幹部的工長，有來自偏僻地區的青年工人，等等，各從不同的角度生動有力地表現了共產主義建設者的生活與事業。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許可證出字45號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北京新華印刷廠分廠印刷 北京第三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4年10月北京初版 1954年10月第1次印刷

開本：850×1143 1/32 印張：10—6/32

1—26,560冊 249千字

AE52/08

8

目次

第一個職務.....	謝·安東諾夫(一)
到了月底.....	伯·別德內依(壹)
莫斯科的天空.....	格·古里阿(叁)
在七個勇士那裏.....	烏·杜金采夫(一〇三)
最重要的事情.....	伯·朱巴文(一三七)
最後的風暴.....	依·科索科(三二四)
教訓.....	依·麥特爾(三三)
第一次嘉獎.....	克·巴烏斯托夫斯基(四九)
貢獻.....	布·波列伏依(五)
徵詢.....	布·波列伏依(三五)
嚴重警告.....	格·拉多夫(六四)
在祖國的天空下.....	塔吉亞娜·泰斯(三〇)

第一個職務

斯大林獎金獲得者 謝·安東諾夫

尼娜·克拉夫佐娃在專科大學畢業後，立即被分配到一座高層大廈的工地上工作。尼娜和父母一起住在莫斯科的一條圓石路的幽靜小巷裏。雖然她在大學畢業考試結束後幾天，就過二十三歲的生日，但是在一些初次見面的人看來，還都以爲她是大學一、二年級的學生，以爲她還不到二十歲呢。這到底是什麼原因，還很難說。也許因爲她在大學讀書的時候還沒有完全脫掉中小學生的脾氣，把那些長了鬍鬚的男大學生叫做「我們的男孩子們」，或者是因爲人們被她那世故不深的大眼睛、矮小的扁鼻子和稚氣的雀斑給弄糊塗了。只有跟尼娜很熟的人才看得出她的智慧，她的伶俐，她的實際技巧近幾年的確已然相當成熟了。

托辣斯的人跟尼娜是這樣談這幢高層大廈的：「工程剛開始不久，並且工程技術人員還沒有配備齊全。克拉夫佐娃工程師，我們正指望着您來幫助我們呢。」尼娜從最後的幾個字裏感到這是她常聽到的成年人對女孩子所說的客套俏皮話。但她這一次並沒有生氣。

她由托辣斯回家時自付道：「沒什麼關係。等到我開始工作，他們和我說話態度自然就會不同的。建築工地主任以爲還得等我一個月呢。我放棄了大學裏最後一次的假期，他一定很滿意。」

第二天早晨，她穿着淺色女綢衫，涼鞋，帶着自己的白色手提包，生平第一次僱了一輛出租小汽車，

來到了工地。白色手提包裏放着一些文件：用玻璃紙包好的青年團員證，填着早先的「女學生」字樣的公民證，以及嶄新的、印有六位數碼、蓋有「特優」紅戳的工程師文憑。

遠遠地已經看得見大廈的鋼骨架，而汽車却走了很長的時間，通過了好幾條街道，一會兒看着離它很近，一會兒却彷彿又離得遠了。

「您在那裏工作嗎？」司機問道。

「是的，」尼娜考慮了一下回答。

「要建築好多層嗎？」

這一點尼娜還不知道。

「二十六層，」她漫不經心地說，但忽又想到司機向她提出這個問題可能是要試試她，所以她又補上一句：「如果不算塔樓的話。」

他們終於到達了。尼娜就向大門走去。許多重型自卸卡車開進工地，許多穿着防水布褲子的婦女向這裏走來。站在工地大門的一個穿着短上衣的老漢却攔住她，向她行了一個禮，很抱歉地說這裏不許閒人進去。尼娜的心裏多少有些不高興，便向他解釋說她不是一個閒人，並把文憑拿給他看。

「給我們看這種文件沒用，」老漢歎了一口氣，「請您到傳達室去取一張通行證吧。」

尼娜更加不高興了，心想，「大家都不要通行證，爲什麼我非要通行證不可呢。」

她帶着一種不習慣的嚴肅態度對他說：「我是來找建築工地主任的。」

「一樣得要。找主任也好，到哪兒也好，通行證總得要，我的姑娘，」老漢膩煩地說。「您可以打三

十七號電話。」

半個鐘頭以後，人們給了她一張粉紅色的紙條，她就帶着很懊喪的情緒走進了建築工地。

由橫鋼梁和直鋼柱所構成的金屬骨架高高地聳入天空。從這裏由下向上看，這個骨架已完全不像一個書架了；它高聳入蔚藍的天空，好像一座雄偉的巨物矗在天空裏一樣。天空裏飄動着白雲，這樣就使人感覺到這座巨大的骨架像要慢慢地倒下來似的。鋼板的車廂在轟隆作響，那是裝載着沙土、混凝土和成箱器材的自卸卡車在行駛着，那是裝載着鐵筋混凝土板和生鐵管的載重卡車在行駛着。揚聲器在尼娜的頭上響起來，傳出了一個帶着烏克蘭口音的女人語聲：「第三工段主任，請馬上發一張交通工具聲請書。我再說一遍。伊凡·巴甫洛維奇，總工程師請你發一張交通工具聲請書。我再說一遍。伊凡·巴甫洛維奇，請……」但是揚聲器後來又重複一些什麼話，却聽不清楚了：不知是高處哪一個地方，有人開始用大鎚打鋼柱，打得整個的骨架，從下到上，都響了起來，好像一張六絃琴一樣。好多好多人都不知在忙騰着什麼工作，一個年輕小伙子正舉着紅色信號旗，急急忙忙地向着不知什麼地方走去，跟在他後面的是一個提着檢查燈的電工，檢查燈的燈泡擰在燈頭上，好像是連着電綫硬摘下來的。靠近木圍牆的地方，站着一個戴銅耳環的姑娘，正往圍牆上釘一張鑲花套板的標語，那標語寫的是：「安裝工人把工作地點檢查好。」在「安裝工人」這些字樣的後面，却沒有逗號。尼娜的心裏直爲這個姑娘惋惜，爲什麼她在這樣重要的建築工地上竟担任着這樣毫無價值的工作呢。隨後她就向辦事處走去。

主任沒有在辦事處。一位年輕的女秘書完全沒把她當一回事，只是勸她先往左邊第三個門找人事科填表去。人事科科長也是以一種平平常常的態度接待了尼娜。他從保險櫃裏拿出幾張空白表格並預先告訴她

說，在表上畫綫、刪改、或寫「否」字，都是不允許的，並且要她明天就把正臉的照片帶來。尼娜心裏竭力安慰自己，想：「這並沒有什麼稀奇，因為這裏每天都有人來。爲什麼偏偏對我就應該有一種例外的招待呢？」然後她在會客室裏坐下，等着建築主任，一直等到女秘書建議她去找總工程師羅曼·迦夫里洛維奇去的時候。

尼娜噙着老高的嘴問道：「恐怕得請您通報一下吧？」

「幹嘛要通報呢？您直接進去好了。」

總工程師的辦公室裏傢具很少。在一張空空的辦公桌面上放着一塊磚頭，是一塊普通的粉紅色的建築用的磚頭，上面帶有隙孔。坐在桌旁的那位高高的、瘦瘦的、兩隻手又瘦又黑的人，正對着電話筒講話。尼娜見桌上的迴形針都已穿聯成串，心裏暗暗想道：「大概是一個神經質的人。」

「那末現在請您給我找出B—123號的草圖來，」總工程師聲音嘶啞地對一個人說，同時注視着尼娜。「快點吧，找到了沒有？您看見嗎，左面那邊，靠窗口的地方，第二二一四〇號。好，就這麼辦吧，請增加一點支柱的高度——將來這就是你們建築架的標高。不，不能再低了。十公分也不能低的。」總工程師皺起了他的濃眉，目光注視着白手提包，尼娜內心裏便責備自己，不該帶這個白手提包來。「爲什麼說搭不了跳板呢？自己應該用用腦子呀，我的親愛的同志。請你找出B—123號的圖來……正是，正是，把支架提高……打底下墊上就行了……」

總工程師放下了聽筒，驚奇地問道：

「您是來找我的嗎？」

「是的……」尼娜想稱呼他的父名，可是忘掉了他的全名（父名），「我是被派到您這裏來工作的。」

他打開了文憑，仔細地審閱各門功課的分數。

「一張一點污斑也沒有文憑，」總工程師說，「我希望這張文憑能永遠這樣，是不是？」

「希望這樣，」尼娜大模大樣地回答。

「這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事。」總工程師很快地瞥了履歷表一眼，又重複說道：「這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事，尼娜·華西列夫娜。現在受過教育的青年人都有很多合理的要求。有的人在這裏不滿意這個，在那裏又不滿意那個。當然，這些青年跑到各處挑選工作，都要拿出帶着『成績特優』的文憑給人家看……難免就叫誰搶到手裏一看，給弄髒了……」

「我以爲——」尼娜剛開始講話。

「你畢業前在什麼地方做實習工作的？」總工程師很不客氣地打斷了她的話頭問道，尼娜從他的語氣中了解到自己已經是一個屬員，而他却是她的上級。

她回答：「在雅羅斯拉夫里，當時我得搜集畢業論文材料，請求暫時不要派我擔任重要的職務。因此我被派擔任和建築沒有直接關係的工作……我簡直不好意思說出來……」

「派你擔任什麼工作了呢？」

「安全技術工作。」

電話鈴響了。總工程師說：「請您等一下打來。我現在有事。」他掛上了電話筒，說道：

「這倒很巧呢。」

「什麼很巧？」尼娜悶悶地問着。

「您知道，對於安全技術工程師這一職務，平常我們都是委派有經驗的人担任的。這些人都是頭髮斑白或者頭髮已經禿光了的人。可是這幾天裏我們的工程師生病了，我們正沒有辦法，因此這件工作不得不派您去作一下。」

「去張貼有文法錯誤的標語嗎？」

「這也是一部分工作。不過需要沒有錯誤。總而言之，您是知道的，在這種職務上，是完全不容許發生錯誤的。」

尼娜自忖：「如果現在不堅決拒絕這一工作，那麼越往後越難到真正建築工作的崗位上去。」她緊握了手提包，並突然丟開公事話的口吻脫口而出地說：

「哎呀，不，您怎麼啦！我可不願意幹這個工作。」

「爲什麼呢？」總工程師問道，幾乎把眉頭皺到一起，並用細長的手指迅速地翻弄起那串迴形針來。

「請您自己考慮一下吧，這算一種什麼工作，羅曼·迦夫里洛維奇。」尼娜已想起了他的全名，但由於心情焦急，竟沒有覺察到這一點。「我是學建築的，所以我願意幹建築工作。而這種工作，却只有得罪人。不，不，我不願意幹這個工作……」

「噢，您瞧，第一條要求已經來了，」總工程師懶懶地微笑了一下。「那末我向您建議一個折衷的辦法：在我們那位老工程師還在醫院醫療期間，你暫且代理他的工作。同時您在這個期間再留心選擇一個對

胃口的工作，我保證考慮您的志趣。我們現在暫時摸不清您的志趣。您的志趣，現在還打在悶葫蘆裏，無論是我還是您自己，都還不摸底呢。」

「您答應的話，您不會忘記吧？」

「我們現在不是在幼兒園裏呢，尼娜·華西列夫娜。」

他們走上工地。尼娜直提防着臨時木梯的欄杆，唯恐手上扎刺，一邊跟着總工程師走上了一個大廳，大廳上面幾乎沒有天花板。生了一層新鏽的工字形鋼柱聳入天空。到處拉着瀝青絕緣表皮的電綫，有幾處地方堆着潮濕的沙土。那裏還放着一個用薄鐵皮封好的大箱子，上面寫着好多警告的字樣：「上」，「請勿倒置」，「小心輕放」。在一個角落裏看得見一個由凸板臨時釘成的小屋，小屋的門上畫着一個骷髏和兩根交叉的人骨，上面寫着黑字：「危險。高電壓。」一個帽子戴在後腦勺上的人走到總工程師面前，很驚奇地瞧了下尼娜，然後向總工程師問道：

「羅曼·迦夫里洛維奇，混凝土攪拌機怎麼辦呢？」

「用拖車把它拖到這裏來，」總工程師命令道。

尼娜走到一個帶輪的小鐵箱旁邊停住了，往上一瞧，瞧着那令人頭暈目眩的高空，就在這樣高的地方，一根梁柱在吊車的鋼索上搖搖晃晃，慢慢地移動着。忽然小鐵箱子嗒嗒地顫動起來，好像得了寒熱病一樣。嚇得尼娜一顫，往後退了好幾步。

總工程師微笑着說：「不要害怕，這是焊接工作用的變壓器。當焊接工實行焊接時，變壓器就接通電流，就是這麼一件事。」

「我一點也不害怕，」尼娜狡辯着，「我只是向後退了一步，別的沒有什麼……」

「這裏是一個宴會大廳，」總工程師繼續說着，並用手勢畫了一個大圓圈，表示眼前的沙土堆和生鏽的鋼柱都包括在內了。「瞧，那裏將是一個音樂台。將來要從這裏送上冰鎮的香檳酒和其他適口的食品。這裏是我們工作的中心——第三工段……」

尼娜聽到了一陣輕輕的嘯聲，有個什麼東西重重地打到箱蓋上面。

「這是怎麼一回事？」她驚奇地問。

「這正好說明這裏沒有安全技术工程師，」總工程師說，「您看見嗎？焊接工在第十六層標高處工作着，那就是——他把一根電焊條用完以後，把剩下的端頭扔下來了。」

「這樣可能打死人的呀。」

「可能的。現在我們得暫停一會談話，尼娜·華西列夫娜。像這樣的事情，需要立即予以制止才對。」

「您到焊接工那裏去嗎？」

「不，到工段主任那裏去。」

「那末我到焊接工那裏去一趟，好嗎？」

尼娜找到了樓梯，就一直跑上去。由粗大的金屬網所構成的樓梯階蹬，在她的腳底下叮噹作響，樓梯好像是個透明的，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下面走路的人。「大概，我跑過第十六層了吧，」她忽然想起，便停下來喘喘氣。迎面碰見了戴着銅耳環的姑娘，鼻子裏哼着小調走過來。

「這是第幾層？」尼娜問道。

「第九層。您要到哪一層呢？」

「第十六層。焊接工人們是在那裏工作嗎？」

「第十六層上只有阿爾森節耶夫一個人在工作。」

從天空裏什麼地方傳來了擴音器的聲音：「第三工段主任注意，總工程師在您的辦公室裏等着您。我再說一遍。伊凡·巴甫洛維奇，馬上回到您的辦公室來——總工程師要和您談話……」

尼娜數着一層又一層，一直跑到了第十六層，站在一塊狹小的平台上。

在離它兩個跨距遠的橫梁上面，有一個穿着短外衣和厚防水布褲子的小伙子跨在上頭。在他的下面，在各鋼柱中間，一些小鳥在飛來飛去。他的臉上戴着一個有視孔的防護面具，好像臉甲一樣。他彎着身子，在接頭處仔細地把幾個平面角鐵用電焊「聯結」到一起。這個小伙子被一條很寬的安裝工用帶緊緊繫着，帶子的彈簧鈎掛着鋼柱套環。他似乎已習慣於這種高空工作了：他的鴨嘴帽掛在鋼柱上的一個螺絲釘上，而裝有電焊條的手提包則掛在另一個螺絲釘上。

「您好啊，」尼娜說。

那小伙子把臉甲向上一推，尼娜看見了他的睜縫着的灰色眼睛，緊緊咬着的薄嘴唇，翕動着的鼻孔，散亂的頭髮。小伙子帶着一種嘲弄的態度看着尼娜，回答說：

「您好。您怎麼——是來我們這裏參觀的嗎？」

「不，不是來參觀的。你姓什麼？」

「彼得羅夫。」

「名字和父名呢？」

「彼得·彼得羅維奇。生於一九二八年。沒有在白軍裏幹過差事，沒有受過刑事處分……」

「阿爾森節耶夫同志，如果您這樣繼續工作下去的話，您可能有一天會受到刑事處分，」尼娜說時竭力摹仿總工程師的樣子，皺起眉頭來，「並且您的履歷也就不會這樣光明磊落了。」

「可是，您是誰呢？」阿爾森節耶夫很驚奇地問了一句，並把電焊條鉗子放在橫梁上面。

「就說這個……」尼娜還叫不出這件工具的名稱，感到有點忐忑不安的樣子，「就說這個把手吧。如果它落下去打到任何人的頭上，該是誰的責任呢？」

「您到底是誰呢？」阿爾森節耶夫更加驚奇起來。

「我是誰，不是重要的事情。我是負責安全技術的工程師。」

「噢，噢，原來如此！那麼就由您來負責吧，」電焊工很安靜地脫口而出地說，「應該掛上網子才對呀。」

「對，當然。為什麼應該由我來負這個責任呢？……首先，我今天第一天上工，」尼娜開始這樣講了起來，但忽又想到這樣講道理的語調不妥當，所以馬上結束道：「其次，焊條頭是您扔下去的，您就應當對這事負責。」

「沒有這回事。」

「焊條頭從總工程師的頭旁半公尺的地方掉下去的。」

「沒有這回事，」阿爾森節耶夫又說了一句，「我把所有的焊條頭都放到手提包裏了。」

「這麼說你以為焊條頭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

「很可能那樣。我所有的焊條頭都在手提包裏呀。您如果不相信，請來數一數好了。」

「他一定認為我永遠也不敢沿着這條橫梁走過去，」尼娜的臉色氣得發白，心裏存着這一個疑問，「那末，好吧，」說着她就邁上了橫梁的窄狹面。

在其他情況下，尼娜走這麼高的橫梁，下面還有飛鳥，自然連兩步路也邁不動，但是，她現在正在火頭上，並且電焊工對於這件嚴肅事情所表現的諷刺態度，也使她顧不得這許多了。她走過了第一個跨距，很快地繞過了鋼柱，走過了第二個橫梁，只在很深的下面，好像從倒轉的雙筒望遠鏡裏，看見了一部運載磚頭的小卡車和一個向某人行禮的小小的老人以後，才忽然清醒過來。她立即感覺到有點頭昏，就用雙手抱住了鋼柱。她頭一個意念就是：「我走不回去了，在這裏沒有鋪好地板以前，我是走不過去了。」

「別倚着鋼柱，」電焊工警告說，「會弄髒您的衣裳。」

「請您放心好啦，」尼娜聽到自己的聲音。

她決意使自己習慣於高空，硬讓自己往遠處看。她看見了許許多多房頂，有紅的，有黑的，有綠的，有銀白色的，好幾千個抹了白石灰的煙囪，房宇之間鮮艷的叢林，掃得乾乾淨淨的庭院，以及氣象台的銀色圓屋頂。從橋頭處展延着一道彎曲的寬闊大街，大街被一些白色綫條劃分開來，尼娜已看出這正是她每天到那裏去買長麵包的那條大街。帶着蛋黃色頂蓋的無軌電車沿着大街行駛，載重卡車的長蛇陣向城外駛着。有時電車從一些角落裏爬出來，從這裏一看，不知為什麼電車都變成黑色，而且極慢極慢地走着，好

像有一根纜在前頭拉着它們穿過大街似的；在十字路口並聚集了成羣的「勝利」牌汽車。尼娜還看見了橋上有一個拖車的平台，也許這就是那部去拖混凝土攪拌機的拖車吧。在離橋不遠的地方，她還看見了一座具有閃耀奪目的玻璃屋頂的火車站。可是在火車站、房屋、工廠後面很遠的地方，却看得見一座像畫在天邊上似的白色的大學校舍。向遠處看時就不覺得害怕，甚至於感覺有趣得很。可是尼娜只要一看大門，一看大門道，一看老頭兒，她就感覺頭昏，對高空的恐懼心理支配了她，因而她就閉上了眼睛。

就在這時候，阿爾森節耶夫從鋼柱的螺絲釘上取下了手提包，拿出了幾個焊條頭來。

「您瞧吧，工程師同志，」他說道，「從倉庫裏一共拿來二十五根，您可以根據發單核對數目。瞧，這是幾根剩下來的整的……」——他開始數點數目，而尼娜並沒有睜開眼睛，只在想：「我究竟怎樣才能走到樓梯去呢？」

阿爾森節耶夫說：「您瞧吧，十九根，而焊條頭是五個。您瞧：一，二，三，四，五。一根還在鉗子上。恰好恰好，不多不少。」

「那末焊條頭究竟從哪兒掉下去的呢？」尼娜問道。

「我不知道。可能是米嘉扔下去的，」阿爾森節耶夫說時眼睛向上面瞧了瞧。

原來上一層有一個紅髮青年，倒戴着鴨舌帽，也在做焊接工作。

「米嘉！」阿爾森節耶夫叫了一聲。

這個青年把臉上的防護面具向頭上一推，向下面瞧了一下。尼娜看見了他的一副寬寬的和藹的面孔，一個很寬的鼻子，一對相離很遠的眼睛，像一切焊接工一樣微帶浮腫。

「你有什麼事嗎？」他問道。

「你對首長扔焊條頭沒有？」

「怎麼回事？」

「你自己說怎麼回事，瞧，檢察機關已派人來了。」阿爾森節耶夫說着向尼娜望了一眼，「你等着吧，這位現在就要到下面去報告有關方面，可能判你十年刑。到那時你就會知道小心點了……」

「我當然很抱歉，」米嘉說，他已經明白他的朋友在開玩笑。「難免工作中有粗心大意的時候。去年還在建築那幢房子的時候，有一個高空安裝工人葉飛姆叔叔和我們在一起工作。他曾這樣說過：『當我在高空工作的時候，我手裏的一切東西是不斷地往下掉，好像爛木上的木屑一樣。』你愛相信不相信，他的鵬舌帽是用綫穿着的，鉛筆是用綫拴着的，手帕是綁着的，火柴和紙煙也都是吊在身上的。整個的人就好像掛滿玩具的樅樹一樣……您埋怨——扔下焊條頭去麼，可是，假使您願意知道的話，一個在高空工作的人，他的注意力是又一樣的。他只注意到他的工作和他自己。要是每一個零件他都得分心，自己就可能撲通一聲摔下去了。但是，爲了什麼東西都不掉下去，各跨距中間必須用網隔開。這一點是應由領導方面考慮的。」

「您現在到下面去嗎？」阿爾森節耶夫向尼娜問道。

「現在還不知道……」

「如果到第三工段去的話，請提一提網子的事情。」

「好的。」